《月亮与六便士》读书笔记

记得第一次看《月亮与六便士》恰巧也在看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灵与肉：

此前一直以为毛姆对女性有偏见，尤其是在小说前半部分。而后才发现毛姆反倒是在揭露男性与女性的矛盾。无论是在伦敦的斯特里兰德太太，还是而后着迷于斯特里兰德的施特略夫爱妻，都如斯特里兰德（简称“斯”）所言“对喜欢的东西有一种强烈的占有欲”。“男人的灵魂总是渴望遨游在宇宙当中，越远越好，但女人却总想牢牢抓住它，将它束缚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家庭收支账簿里”，虽然不敢苟同男女性的观点，但对于占有欲的一方总试图用小把戏将对方“网罗”住的相处模式深以为然。

在斯生命的最后时光中，反倒似乎愿意成为被爱情作茧自缚的人，他和塔希提小岛上十七岁土著少女爱塔结婚并在岛上定居生下孩子。“她从来没有打扰过我，她每天洗菜做饭，照顾孩子，料理家务。她对我百依百顺。她对我已经倾其所有。”斯对爱塔的评价可以看出，爱塔作为远离文明之外的存在，她以最朴素的情感对待斯，没有束缚给予斯最大的创作自由，并且成为斯创作的缪斯，灵感的来源。他曾喜欢模特儿就在身边的感觉，愿意在这小岛上直到死亡。他不再如之前那般受到肉体欲望的困扰，不再在艺术的创作欲和肉体的性欲之间挣扎，而是追求艺术途中，得到了真正的爱情，不同于斯特里兰德太太和施特略夫爱妻那般禁锢的爱情。

自然：

毛姆在小说后半部分花了大量的笔墨在描述这个远离人类文明的塔希提小岛，恰巧自己的歌单一直在循环播放BBC《南太平洋》纪录片的背景音乐歌单，十分应景。在这个偏远的地方，由于如斯这般怪异行为司空见惯，没有改变怪异且暴躁脾气的斯在这儿反倒获得了怜悯和接纳。这儿不像英国和法国那般，处处都是“方枘圆凿”，这儿的孔是多样的任凭你是什么样的塞子都能插进去。

在斯生命的尽头，也是在这样的大自然中创造出荡气回肠的壁画，不只是对人体美的歌颂，交织着肉欲和激情；还体现出大自然独特气质，“即伟大又冷漠，即美丽动人又残酷无情”。

我仿佛置身与小岛上，那是一个远离文明环绕群山中的一个荒原小屋，我成为那名医生，在充满刺鼻气味且阴暗的屋子中窥得了天地，看见了人的原始本性，看到了自己。这是个世间美好事物不复存在的地方，但却凭借着神秘的诱惑力吸引人们通往伊甸园，去寻找能分辨善恶的智慧果。最终，斯亲手创造了这个世界，也骄傲地将其毁掉。他活着的十几年最终都是为了这幅惊世骇俗的壁画做铺垫，他一生的追求已经达到，不惧死亡

理想与现实/美与真理：

远离文明之处没有所谓的真理，所谓的善恶，所谓的道德，只有对美的天生追求。他的创作欲使其内心不得一刻安宁，毅然决然放弃人们眼中所谓的安逸、成功的生活，像一位朝圣者般去追寻美，以此化解心中盘旋的心魔。“我必须画画,就像溺水的人必须挣扎”。

在斯身上，你很难用道德评价他，很难将这么一个夺人爱妻并逼其自杀身亡毫无罪恶感的人称为“伟人”，在他眼中似乎也没有明确的善恶界限，但你也能看到他质朴的一面，比如一直不愿卖画的他将画赠送给帮过他的人。

也有人说斯的原型虽然是高更，但小说终究是小说不是新闻也不是讲究真实的人物传记，许多情节必然夸张渲染，事实上高更没有得麻风病，甚至可能没有创作出所谓惊世骇俗的画作并付诸于一炬。毛姆在小说中也给与其答案，小说便是对美的追求，而非真理与真相。如此想来，便能以更加纯粹虔诚的心态面对内心最真实的声音。

人生而孤独。每个人都与众不同并且孤立无援的，就像一座孤岛想要与外界取得联系的话，必须从瞭望台发射信号；这些信号大多是没有任何共通意义的，每个信号都是独立又模糊，时而存在时而消失，相当不稳定。我们总是尝试着想要把自己岛上的宝藏赠送给人们，但是他们却没有接收这些宝藏的能力。因此我们只能孤独地行走，尽管身体互相依傍也依旧是孤独的个体，既无法融入到他人生命里，也无法坦然接收别人的融入。